



如果妳／你明白我。的意思。

原來，今次的同志影展已經是第十一個年頭了。

星期日（本月十一日）晚，看港台節目《我有我方向》，Roddy 與 Nelson 大大方方，把自己（雖然那麼扭曲與有限的）展現在電視機前，他們的家、小狗、家中的朋友、樓下報紙檔員工、媽媽、妹妹，都亮了相；Roddy 說，這不是一朝一夕的幸福，而是在多年來很多不同的人做了很多不同的事的結果。我與情人躺在沙發中，一直看，很感動。

原來，今次的同志影展已經是第十一個年頭了。

如果沒有了八九年「同志電影季」（當時是這樣命名）的《憂鬱安妮》，對女性自身情慾自主空間，也是生存與愛戀的空間的探索；如果沒有了《跳東牆》和《天使的話兒》那超八偏黃粗微拉的視覺震撼，我的道路必然會是很不一樣；至少，對於當時作為一個電影學生，以及作為一個幾經艱辛才從異／同對立中找到雙性情慾的認同、與實踐「bi」發聲機制的女子而言。

從作為觀眾，到自己的作品成為同志電影節的節目，再到後來作為策劃節目者（雙性愛節目部分），原來，也已經十年了。

要挑戰哪些意識形態？

Roddy 與 Nelson 這對同性的戀人（不一定是同性戀者），一直為本地性意識解放運動努力不懈，在港台的節目裏只被還原簡化為尤如「異性愛者結了婚」的穩定凝固的狀態（都是因循「異性愛婚姻」為標準的度量方法），實在太可惜了。更可怖的是，導演用 Roddy 的說話來作節目的結尾：「我們覺得，性的討論不只是同性……」然後就被直 cut 了。我想他本是說，性的討論不只是同性，也包括其他多元的性愛選擇。這裏的問題，不只在我們要明白大眾傳媒，特別

是紀錄片的製作對主體再呈現有什麼限制，而是我們更要明白在這些影像聲音的選取與剪輯中是表現了一個怎麼樣對性的觀念，也是社會中對性的觀念，包括同性戀者自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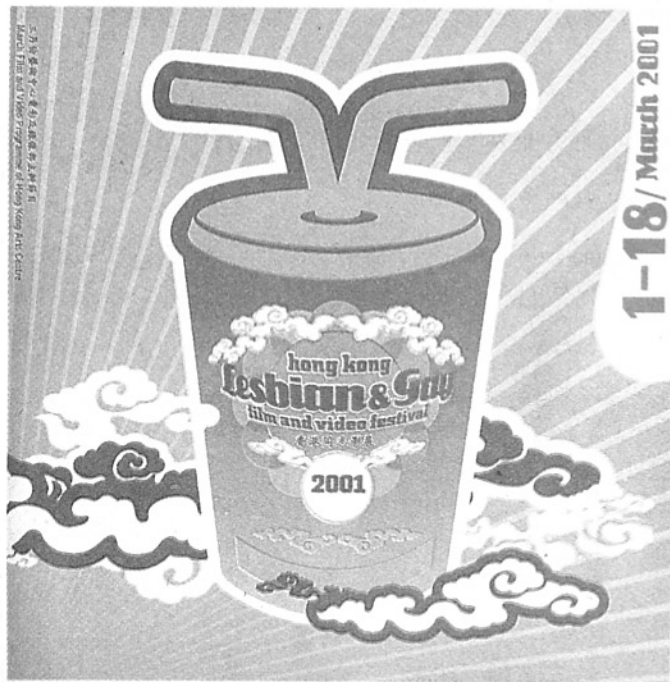
我不想再爭論同志是不是同性戀，於大眾而言，同志就是同性戀，其他／她非異性愛者命名自己為同志也是自主發聲策略，是正面的實踐；但一個同性戀或同志電影節，是可以帶出什麼性的討論？若又如主辦單位所言，是「關注同志文化和挑戰社會既有的意識形態」，亦正因此這類影展的策劃策略與別的影響不一樣的，那要挑戰的社會既有意識形態是什麼？而怎麼樣的做節目方法正在展現一種怎麼樣的對性的意識形態？

在這裏我不是說策劃者的風格，這兩年來換了策劃者轉了方向，多選映較為 entertaining 和主流的作品，希望吸引更多觀眾又可以自負盈虧，是正面的處理。但問題在，選擇了的作品是怎樣被介紹與再包裝的，節目策劃是拿着一些怎麼樣對性的思考方法（只有同性戀）及因此而有的語言系統（如同志和非同志、gays and non-gays（那我不知自己是什麼吧？））、同志電影（gay films）、「直」片（straight films）去推展整個性的論述？如果語言系統本身已在說別的一些話。

異性愛、同性愛，還有……

若果如主辦者言，要去挑戰社會既有的意識形態，而又若這個挑戰只不過是「性選擇不只有異性愛，還有同性愛」和消除對同性愛的歧視而已，那怪不得 Roddy 要說的話會被這樣被刪去和這樣被運用。如果妳／你明白我。的意思。

要正面討論性，又或在討論性的同時是可以牽涉文化前進的話，我們不只是在針對「觀點」，即你同不同意、接納



，不只是在定義台灣酷異文化，也許還是在定義整個華人同性戀的身份和觸覺。

思考性愛的實踐

如《美麗在歌唱》（我的至愛林正盛與劉若英的組合！），是探索台灣兩個不同階級住在不同空間背着很不一樣的家庭與愛情觀點的都名叫美麗的年青女子，一起在戲院當上售票員而結識。但這並不是一個同性戀故事，根本也不應該將之簡約成爲一個同性戀故事。想起她倆去跟一男麵包師傅搭訕，好爽；還有與這個麵包師傅三天三夜的做愛想像，好精采的對白，化在兩個年青女子神遊的日常閒談中，好絕：都不用提會靜暗戀師兄的戲份了，這都不是於九十年代台灣成長年輕女子探索自身的性愛觀念和雙性情慾嗎？如果雙性情慾不只是還未決定的同性戀者。於兩個美麗來說，與對方的愛與慾，是於一個無望的城市下、侷促的生活裏對青春的執着與對自身存在的再反思，多過是一個同性戀／雙性戀的議題，更不能談得上是同性戀身份的表現，至少，這樣閱讀會看少很多更有意義情義，和人跟地方的關係。

如果於文化的討論裏再不可以死實的看誰在中心誰被邊緣化的話，那同性戀作爲異性戀以外的唯一選擇（不是同性戀這個選擇本身），正站在中心扼殺了很多活生生的人的性愛經驗與不斷探索的空間。我不希望整篇文章，只被猜度能夠接受或能夠在文本中閱讀雙性情慾的意味的就是高人一等，我只是覺得若我們再不去認真處理大家的性愛觀念，想自己是怎樣思考與實踐性愛的話，而因此未能尋找到一個可以分享的對話平台，連結實在太困難了，寫到這裏又再兜出去運動的策略了。都已經十一個年頭了。但願下年可以有相類的節目策劃風格、甚至有相類的電影，但卻有不一樣的關於性的討論在香港。因爲與我一起躺在沙發看電視的是個女子。

如果妳／你明白我。的意思。

麥海珊

不接納同性愛（甚至是雙性愛），而是要檢視我們的社會、我們自己的性是怎樣被建構出來，而這些建構怎樣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價值、社會實踐充塞着各種不公義與不公平的權力關係，也就是，我們的生活本身。所以，要去處理的是思想方法（如 gays and straight 的二元對立、如理所當然的把 gay identity 放在我們的頭上作一個必然的討論出發點），而不只是關於一個思想方法的結果（歧視同性愛）。

我不是想斷章取義，而是我並不覺得影展中，特別是台灣特輯的電影是 gay films，這個不是他／她們的出發點（我想只是蔡明亮「比較」有清晰的意圖與身份自覺），更不可能說："Collecting these films do not only define Taiwanese queer culture but perhaps the whole gay Chinese identity and sensibility"，筆者譯：結集這些電影